

# 归正之声

## 《教我如何不信他？》

### 9. 为什么上帝让苦难临到你？

帕斯卡尔（Pascal）曾思考人的本性，尽他所能用简单一句话点出人的独特：“人是一个大悖论”（man is a great paradox）。何以如此说？因为世界所有的受造物中，人既是最伟大的，又是最悲惨的。人之所以伟大，在于他有解析反省他自己存在的能力，这种能力在我们所知的动物界中超越一切其它受造物；然而人最伟大的地方，同时也是他最悲惨的地方。原因正如帕斯卡尔所言：“人有能力去构思一个比他现在更好的存在方式。”

“构思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存在方式”，帕斯卡尔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，因为重点就在我们有能力至少想到一个没有苦难的生活。

我们为什么必须受苦？

在西方文明历史中，对这受苦问题提出过许多答案。的确，每个哲学理论都得讨论这问题，只是方式容或不同。我打算简单提出基督教以外对这受苦问题提出的四个看法，然后再回到基督教的观点来看它们。

这四种看法我称之为：幻影派、斯多噶派、享乐派与存在主义派，兹分述如下：

幻影派的看法：受苦不是真实的。这派看法首先见于历史上称为幻影主义的一个运动中。幻影主义是诺斯底派的一支，有柏拉图派的倾向，否认耶稣的人性。这主义认为物质的世界不完全、不真实。结果它得到一个结论；苦难只属于真实界中比较低的层次。凡是不认真看待受苦的理论，我都称之为幻影主义。

现代的“幻影派”把苦难当成幻影处理，例如基督教科学派（Christian Science）里正式负责医病的人员就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苦难；他们胜过苦难的方法就是“超越物质的思想”；痛苦属于物质领域，不是真实的。用这种方法，苦难不是被医治，而是被否认。

斯多噶派的看法：哲学上的冷静。希腊哲学早期是探索形而上，比较清高的问题，后来退而关心比较属世的问题，斯多噶派就是此时产生的。希腊哲学在此时处理的问题多半像是“人怎样过一个成功的人生？”伊比鸠鲁派与斯多噶派主要关心的是：“我怎能在这世界中过生活而能达到内心的平安？”这两派所求的都是内心的平安，而内心有平安与生活中没有难处，二者的关系密切。

虽然斯多噶派与伊比鸠鲁派有相同的目标，但其手段却是截然不同。斯多噶派的方法非常简单。斯多噶派认为，在物质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事，是根据机械式命定的物质原因发生的，是人是无法控制的。换言之，你我所能行能思，能言能成者，没有一样能改变人间事件的运行。

所以斯多噶派说，“既然人的良心、人自己的行动，临到人的事情，都严严的被一个没有位格的力量决定，既然要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使不上力，那么唯一我们能做的，就是控制我们对所发生事情的反应。只有这样才能叫我们得解脱。”他们又说，“一切自然界的力量都不能强逼我去做违反我意志的事。”

这样一来，斯多噶派把自由局限在“我个人的态度”上。他们还说，“胜过痛苦的方法就是借着哲学上的冷静。”意思是他们企图把他们的情感，调节到不受任何搅扰的程度；不拘什么事发生，他们都要保持冷静，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这种见解一直存留到今天；在英文，还常听人说某人对问题保持“斯多噶派”的态度，就是这意思。

享乐派的看法：痛苦和享乐。享乐派的看法也是由来已久，它与伊比鸠鲁派有关，其实它比伊比鸠鲁派更早，只是伊比鸠鲁派把享乐派的看法去芜存菁，发扬光大，所以比较有名。伊比鸠鲁派努力要在苦与乐之间建立起平衡的关系。他们的基本原则就是，当我们经历苦，我们就要用乐来平衡。这样一来，如果有人受苦过重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加享乐来平衡。这种对苦难问题的方案是逃避，是企图借着外界另一种快乐的情绪来麻醉自己，好忘掉或减轻目前的一切苦楚。

存在主义派的看法：人生是荒谬的。我在此所说的存在主义，是最极端、无神的存在主义，主张人类的存在归根究底没有价值，没有意义。尼采就是此观点的代表。尼采相信生命归根究底是无意义的。尽管如此，我们既然仍须每天要知道如何在这苦难的世界中生活，尼采便倡导一种“辩证式勇气”（dialectic courage）的原则。所谓“辩证”是指正反两端同时并行，看似矛盾的状态；“辩证式勇气”即存在于无意义与荒谬这种紧张关系之下的勇气。他告诉人，“要振作，因为人生是荒谬的”。这就有辩证意味，因为振作与荒谬这正反两端要同时并行，看似矛盾。所谓英雄，就是明知火山会爆发，还敢在火山山坡上建造房屋。

这种勇气有点像四五十年代的电影明星Jimmy Cagney在电影里表现的勇气。例如在《多福的白悬崖》（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）片中，他反对一切权威，敢做别人所不敢的事情。电影的最后一幕是他驾驶一架着火的单引擎飞机冲向多福的悬崖。就在飞机撞上悬崖的前一刻他跳出机舱，跳到山上，在一团火焰中英雄式的走下山来。这就是我们说的存在主义式英雄。他咬紧牙关，面对问题，不让问题把他打垮，但又始终知道即使咬紧牙关也无法解决问题。

我们还想到另一部电影《他们在猎马，不是吗？》（They Shoot Horses, Don't They?）。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舞会，每个参赛者一直跳舞，跳到一个个筋疲力竭倒下，或心脏病发而死，而残忍的主人坐在他的小桌子上奴役他们。这表现出尼采式的主题。这些人是为得奖而坚持，可是早在一进入这场比赛时，他们就已经忘记要得的是什么奖了，只是主人一直说“嘿呦！嘿呦！别停！别停！”。这样的痛苦没完没了，直到有个人大发慈悲开枪把一个参赛者的脑袋打穿，让她解脱。结果大家都来问这人为何这样作，他只能回答说“他们在猎马，不是吗？”。

存在主义者加缪（Albert Camus）也讨论受苦的问题。他说一切哲学问题，归根究底只有一个，就是自杀的问题。这样一来，存在主义者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样看这难题，并且问：

“面对残暴命运的击打是在心中默默忍受比较高贵呢？

抑或拿起武器来抵抗万般苦难，借着抵挡将它止息呢？

喔！存在，还是不存在，这就是问题之所在。

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在每天生活中都得面对的问题。”

以上所提，是给现代人如何面对苦难问题的方法。这些方法与圣经提供的方法有什么不同？

圣经如何论苦难？

关于幻影派，基督徒的看法是绝对而明确的：“我们拒绝把苦难看成是一个幻觉。”圣经启示的中心就是非常认真地断言，苦难在这世界上是全然真实的，丝毫不企图隐藏或掩饰。圣经根本没有打算用委婉的言辞来讨论苦难的问题。

做医生的都有用委婉言辞的倾向。当你去看牙医，他会拿出一些像刑具一样的玩意，要把嘴巴张得大大的。你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，但他会温柔的说，“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。”这“不舒服”就是委婉的言辞，意思是，“会痛喔！你有苦头要吃了。”我们都用这种委婉言辞，传道人也不例外。我们告诉人说他们最好要小心，不然将会面临永远与神隔绝的处境。这是委婉的说法。相较之下，圣经告诉人地狱是全然真实的，而且说得非常清楚。

小说家Herman Melville（小说《白鲸》的作者）说了以下的话，“除非我们有一天明白千般喜乐挡不住一愁之苦，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了解基督教是什么。”这段话很像旧约所说的，“往遭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，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”（传七2）注意，我们的救主是“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……”（赛五三3）他是以色列受苦的仆人。圣经对此既不遮盖，也不搪塞，只是承认苦难是每一个人所必须经历的。我们是受苦难的受造者，我们的道路是“苦路”，是苦难与忧患的道路。

不幸的是，幻影派对苦难的看法也渗透到部分基督教会中。甚至在福音派的教会中，都有人以为承认在今世受苦有点不对劲，也有人行为举止敬虔到一个地步，仿佛苦难不存在一般。

至于斯多噶派又怎么说呢？基督徒蒙召并不是走斯多噶派路线。身为神的子民，我们并不寻求哲学上的冷静。虽然如此，斯多噶学派的心态却影响了基督的教会，许多时候人们将基督教与斯多噶学派混为一谈，以为基督徒应该从不经历苦难，或是从不让自己感受苦难的感觉。

许多人都像比勒达、以利法（伯二11），在我们受苦说，“你要忍耐、要忍受。”但这对斯多噶派的人可以，对基督徒没办法。如当耶稣来到拉撒路墓前，耶稣哭了；旧约中的圣徒撕裂衣服哀哭。其实哀歌也是圣经中神所默示的一种文学形式。

忧伤无罪。忧伤不同于苦毒，悲伤也不等于敌视。虽然我们不应心怀苦毒，但我们可以有忧患的经验。哭有时、笑有时（传三1-9）；会有一个时刻来到，我们经历痛苦，并在其中呼求神。圣经充满了神百姓中的英雄人物枕头被泪水滴湿的记载。耶稣也说，“哀恸的人有福了”（太五4）；耶稣在登山宝训这段话或许有为罪哀恸的意思，但那并不是主所讲论的全部；耶稣所说的是关于哀恸的基本经验。

我们不相信有种命定论说苦难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东西。教会的主旋律不应该是“该来的总是会来”（whatever will be will be）。

论到享乐派，我们又有何意见？我们是藉及时行乐来压制愁苦吗？在基督教界我们多少可见到享乐派思想的侵入。有次马丁路德写到，当他心情沮丧时，他有时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痛饮一番（不过他附了一个括号说：“我并不推荐别人这样做。”）好吧，那是路德！路德能承担这样作的后果。不过我很高兴路德加上了这个括号，因为建议神的百姓以自我麻醉来解决苦难，实在不高明。

我们若追根究底，每一个享乐派的人都得面对一个看似矛盾的真相，即愈经验享乐，就愈感到挫折，也

更体认到他所受苦难的真实性，即所谓“藉酒消愁愁更愁。”

存在主义对苦难的看法又如何呢？这可能是基督徒最热切要响应的一种看法，也是基督徒可以藉此讨论神的主权真实性的好机会。回答存在主义，我们必须从他的虚无主义开始。基督徒看苦难是有意义的，我们的看法是苦难与罪有关。这关系容不得人否认，但在这点上我们必须非常谨慎走下一步。我们知道在堕落之前没有苦难，在新天新地中也没有罪没有苦难。受苦是与罪有关联，但我们绝不能简单的联想成一个人受苦必定是他这个人犯了什么罪。

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所要教导我们的其中一点。耶稣对生来瞎眼的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。”（约九3）注意这里，耶稣不以为这人瞎眼是天理报应。他也没有说，“只是碰巧发生这事。”他瞎眼是有理由的，但不应该与他有罪划上等号。约伯也是如此。约伯受苦时，他的朋友们对他说，“约伯啊！你有很多事情要悔改啊，什么人受这么多苦，一定是他作恶多端。”他们完全搞错了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不敢骤下断语，说“人类受苦”与“神发怒以改正我们”之间没有关系。什么时候我受苦，我就应该问：“神这样作有何用意？”神的心意我未必在今世样样都知道，可是有些神的心意我会知道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会管教祂所爱的人，而受苦就是管教的一部份。我不能下结论说，我在某个时候所受的某样痛苦，是为了某样的罪；但是当我受苦的时候，我当然应该藉以评估我和神的关系。

#### 【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】

当耶稣被人问到另一个问题时，我们看到耶稣用一种格外令人惊讶的方式处理罪与受苦的问题。有一些人来到耶稣那里说，“当西罗亚楼倒塌时压死了十八个人，这怎么说呢？加利利人献祭的时候被杀，这又怎么说呢？（参路加十三1-5）这十八个人大概是在大街上走路吧，他们没有多管闲事，没有招谁惹谁。他们没有奚落建筑工人，也没有骂人或亵渎神。他们只是走在大街上而已，然后楼倒下来，落在他们头上将他们砸死了。

耶稣怎么回答？他是不是说，“我知道旧约圣经说，“保护以色列的，也不睡觉，也不打盹”，但你要知道，这是希伯来诗歌；旧约的犹太人总是有夸张的倾向。别忘了我天父也是会累的。创世记第一章不是说，神用六天创造了天地，最后一天休息吗？我猜天父就是在那天下午刚好睡了个午觉，想不到这楼竟倒在这些人头上。我保证我会和天父沟通，请祂以后务必要谨慎点。”耶稣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，祂没有这样说！

耶稣也没有说，“我知道我以前说过，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；麻雀若不是天父许可，没有一只会落在地上。但是我正要补充这点，别针对这点大作文章好吗？要知道，将全世界人的头发都数过是多浩大的工程？你知道这世界有多少飞鸟？好吧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刚巧那天下午有一大群候鸟飞过，我天父忙着注意它们，所以没注意到那楼倒塌。”耶稣可不是这么说的。

那么耶稣究竟怎么说？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，被神学家归类为耶稣的“硬话”（hard sayings）。他说：“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”（路十三5）。哇塞！耶稣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想祂的意思是，这些人没问对问题。他们不应该问“为什么神让这些无辜的人被倒塌的楼砸死？”，而应该问“耶稣啊！为什么我没有被那倒塌的楼砸死？”每当我们看见这世界上的苦难就纳闷困惑，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对于神的怜悯、容忍司空见惯了。奇异恩典对我们已不再奇异，所以我们弄错了惊讶的对象。真正问题是：为什么神没让我们每个人一大早刚起床就灭亡？我们继续在祂所造的地球上犯罪作恶，为什么祂还容忍？

## 【真正的不公不义】

不过你要说“且慢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作恶的未得报应，还有不公平的问题存在。这怎么说？”没错！和别人相比，你我在世界上都受到不公平的苦楚，这倒是真的。启示录的头几章也提到神的圣徒在祭坛之后喊冤。他们曾经被虐待、被辱骂、甚至被逼迫。它们为义的缘故被恶人杀害。我们了解不公不义确有其事。那不是个幻觉。当你毁谤我，你就使一件不公义的事发生，就着你我的关系而言，你就是叫我受我不当受的苦。当我毁谤你，我就是无缘无故的伤害你。可是虽然我们可能在人的手下受了不当受的苦，但这是人与人的横向关系。我们永远不能把它转成纵向与造物主的关系，而向神说，“神啊，不公平！”我们不能那样做，因为在横向的人际关系上我们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但是在人与神的纵向关系上，从来没有不公平。我常常对我学生讲，“朋友，你向神祷告求什么都行，可千万别向神求公平。否则，你可要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我要说的是，基督徒或世上任何其它人所受的苦，归根结底都绝非偶然。任何苦难都在神的主权范围内。要是神不许可，任何的苦难都不会临到我们身上。可是你若问到个别的情况，某个人为何受某样苦，我们就无法回答这问题，只有神知道了。

约伯就曾要求过这样的回答。当约伯呼求神为他伸冤的时候，我想他是把神逼得太紧了。所以当神在旋风中回答约伯时，祂说，“谁用无知的言语，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？你的名字是什么？”好象神不知道约伯的名字似的；但神知道他的名字，也知道他是谁，祂知道那是祂的仆人约伯，祂使他福上加福，禄上加禄。然后神说，“约伯，我会答复你的问题，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约伯，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那里？你家门牌几号？”这时约伯望着神，嘴唇颤动，想要找个答案回答神，但还没来得及，神又接着问，“约伯，鹰雀飞翔展开翅膀，一直向南，岂是藉你的智能吗？你能为狮子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？你能系住昂星，能解开参星的带吗？你能吗？你能吗？……”约伯说，“不，我不能。”

当神说完了这些话，约伯说，“很抱歉我问了这些问题。我厌恶自己。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我把口用手捂住，不再说了。”（参伯三四～四二章）

我想这要告诉我们的是，虽然我们确知一切苦难都在神主权的计划中，可是有些关于苦难的事，神还没有觉得应该要向我们显明。这正是考验基督徒在生活中是否真的信靠神。苦难是人见人怕，但我们有权利问神为什么。我们有两种方式问这问题，可以忿忿不平问，也可以心平气和问。如果我们心平气和的问，神也觉得可以告诉我们今生受苦在永恒里的终极意义，那我们就得到祝福；如果神觉得等我们到了永恒，不再隔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那时再告诉我们比较好，那么我们也得到祝福了，因为即使是后者，神仍对我们的苦难说了一些明确的话，使我们现在可以持守，靠它面对每一天。

## 【悲剧中的凯旋】

神告诉我们在这点上祂反对存在主义。祂说人在苦难中是能被救赎的。苦难并非最后的定案。这就是何以真正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基督徒在面临社会责任的时候，不会躲到神主权的教义后面逃避它，反倒愿意让神使用来减轻世上的苦难。我们知道苦难是可以挽救的，神能用我们对苦难有所救助，所以我们应当关心无衣无食，在病患中的人，以及照顾孤儿寡妇。最后，我们知道，苦难在神的手中能得到完全的救赎。

神能用苦难使我们成圣。若问“我为什么受苦”，就好象病人问医生“我为什么要吃那么苦的药？”谁愿意动手术呢？谁愿意医生用刀子在自己身上划一刀呢？没有人愿意！但是与苦难的背景是罪。而我们

成圣的步骤之一就是借着苦难被炼净。

这是何以彼得能对我们说，“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。”当我们看见苦难本身为神丰富的恩典所使用，使我们成圣时，我们为何还要因为这罪恶的世界有苦难而大惊小怪的呢？火是热的，但是它确能炼净，生出精金。基督教信仰正如路德马丁所说，是十字架的神学，是苦与难的神学。新约没有对基督徒说，“你可能受苦。”而是说，“你将要受苦。”（参约十五20-27）

还不只这样，新约不仅说“你将要受苦”，还说“你必要受苦”（见罗八17）。所以每一个受过洗的人，身上都有一个圣礼的记号，就是有分于基督所受的凌辱，基督的谦卑。他认同这位以色列受苦的仆人，也带着这样的记号。不过尽管我们的苦难是真实的，尽管我们的痛苦一直随着我们，但我们知道，这就是神以祂伟大的主权所定，藉以拯救世人的方法，也是万事中最最出人意表的。

神要我们在苦难中勇往直前，但这勇敢并非前面所说辩证式勇敢。耶稣并没有像存在主义中的好好先生一样说：“把你所有的麻烦事都收拾到口袋里，要微笑，要微笑。”他乃是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世界。”（约十六33）如果我们能接受这真理，即使我们不完全了解为何有苦难临到，我们仍能在苦难中喜乐。如果耶稣这话不是真的，那么我们就该蒙头大睡；吃喝玩乐的渡过今生。

## 重点摘要

为什么神容许苦难？

- 1、苦难是真实的，不能敬虔到视而不见，或是轻轻忽忽一笔带过。没有人能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何必须受苦。基督徒必须公开承认，在人生确实存在着悲剧。面对悲伤的人事物，我们若用息事宁人的态度响应，必被藐视。
- 2、幻影派（认为受苦是一种幻觉），斯多噶派（以被动的态度来接受苦难），享乐派（以享乐的麻醉效果来胜过或逃避苦难），与存在主义（以暴虎冯河的心态藐视苦难）都不是应付苦难的适当方法。基督徒必须迎头面对苦难问题。
- 3、苦难与罪有关；但人受苦不一定是直接由他自己的罪而来。苦难是人堕落的结果。有罪才有苦难。但我们必须特别留意，不要犯约伯的朋友所犯的错误的，简单的以为每个人受的苦都和他犯的罪有正比关系。
- 4、关于苦难的问题问到最后其实是：“为何我们每个人没有按着所做的受更多的苦？”我们应该希奇，为什么神没有在我们今天早上下床时，就让我们灭亡了。为何在我们继续犯罪时，祂仍然容忍我们。
- 5、基督徒被呼召有分于基督的苦难。神以苦难为救赎的手段。基督是受苦的仆人，是我们的模范。祂借着苦难胜过世界。所有基督徒都被呼召有分于基督的苦难。我们拥抱苦难并非邀功，也非有被虐待狂，乃是认同基督对那些身处苦难者的服事。

（选自《教我如何不信他？》，本文收录在《史鲍尔文集》里）